



◆王开生

画外有话

转眼之间，与岛上画家王伟相识，忽忽近三十年矣。

王伟肖羊，今年虚岁七十。古人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古稀之年的王伟，其精气神完全不似实际年龄，一头银发助推了他的艺术范儿，顶多就是一位中青年画家，这与他豁达通透的心态，勤奋不辍的创作，息息相关。

王伟成名甚早，二十七八岁时国画作品即入选第十二届全国新人新作展，锋芒初露。他是绘画专业科班出身，路子正，基础牢。初学油画，后专注中国画的研究，不久即以写意人物画名扬画坛，更有十届全国美展银奖加身，一飞冲天，在山东画界立住了脚跟，此奖项多年未有人突破，其时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伟人物画的主题创作往往是大场景，大阵仗，大气磅礴，有震撼力；他的历史人物系列水墨作品，则见笔墨，见功力，出手不凡。但世人似乎更钟爱他画的美人图。王伟笔下的现代仕女，或古典，或时尚，或俏皮，或娇媚，笔墨清新雅致，人物气质脱俗，画面传递出来的那个劲劲儿，人见人爱，谁看谁迷，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经典式的“王氏招牌”。

十年前，王伟在青岛金石馆举办了中国画作品个展，系统展示了他从艺以来的绘画全貌，胜友如云，近悦远来，场面火爆，成为当年岛城画坛的艺术盛事。当时来自省城的中国人物画名家梁文博一边看画，一边对我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王伟这家伙太聪明了”。

梁文博与王伟和我皆为多年好友。以我对他俩的了解和认知，此话意味深长，其一是说王伟笔墨用得巧，善于扬长避短，有自家之面目；其二是言他善于借鉴汲取古人、前贤乃至同辈师友的艺术之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三是称赞王伟绘画艺术的全面，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皆能信手拈来，摇曳生姿，且格

调不俗。据此三点，同为人物画名家的梁文博方有发自内心的膺服之语。

正如梁文博所言，王伟是极聪明的，他没有停滞在“一招鲜，吃遍天”的自我陶醉之中，迷失向艺术高峰攀登的初心。从画院退休后，他先是重点在山水画、花鸟画的探索上，追古摹今，力求突破。这一时期，他放下了驾轻就熟的美人图，新创作的山水画作，吸收了黄宾虹、赖少其、梁天柱诸家长所长，浑厚华滋、恣意飞扬，加以大段的书法题跋，呈现出独到的笔墨语言和艺术感染力。连平素熟悉王伟画风的朋友，直面画作皆大吃一惊，继而叹服他的变法和吸收能力。这一时期的花鸟画，虽沿袭青藤、缶翁、白石、张朋一路，但自辟蹊径，和而不同。偶作的人物画，汲取油画设色表现之妙境，柳暗花明又一村。作为一名国画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传统书法用功之勤，笔悟之透。凡此种种，王伟在绘画艺术中的绝顶聪明，或曰灵气，可窥一斑。

王伟在艺术上的聪明劲儿带给人们的惊喜，远未就此止步。

几天前，“境由心造”王伟国画小品展在青岛画院美术馆开展，一百八十幅作品皆是他近三年来创作完成，以一两平尺的小品居多，主打怀旧题材。

我是比较早就关注到王伟创作此类国画小品的。前些年我曾出版过两本散文集，邀请省城人物画家李学明插图。三年前，王伟因念旧而生发创作冲动，开始着手创新怀旧题材的国画小品，并陆续在微信朋友圈中一一晒出。我一见倾心。其所绘题材，与我新著散文集之内容，意境吻合，如似天成，遂邀王伟老师出手插图。源于此，我对王伟所绘国画小品熟稔于心。

王伟的写意国画小品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往昔生活日常，包括大杂院的生活场景、

乘凉图、公共水龙头洗衣服、邻舍百家、推抛锚的公交车、单位分福利苹果、看戏、补鞋匠、遛鸟、棋迷、买蜂窝煤等等，蓦地把时光拉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以仰视的笔触，更多的是反映父辈那代人的市井百态，人间冷暖。另一类，则以童年的平行视角，追忆起儿时的游戏野趣之乐，如男孩子们粘知了、斗土蚱（蟋蟀）、斗拐（抗拐）、放风筝、滚铁环、掏鸟窝、斗蚰蚩、拿大顶、放鞭炮；女孩子们跳大绳、丢手绢、丢沙包、老鹰捉小鸡等等，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画里的风俗画。风俗画由来已久，从汉砖画像石刻起，至宋代已广为流行，传世之作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马远的《路歌图》，苏汉臣的《货郎图》等，至清代，有徐扬的《端午故事图》，孙温的《红楼梦》等，皆属此类，古人多以工笔画形式表现之；近代陈师曾所绘的北平市井生活和丰子恺所创的现代漫画，把写意风俗画引向另一个高峰。

王伟怀旧题材的写意国画小品，人物造型受丰子恺的影响更多，或许亦受到李学明水墨小品的启发。丰子恺画的近代人物小品，角色不着眉眼，却形神兼备，妙趣横生；李学明画的是古代人物小品，高士童子，五谷百蔬，古风盎然，有朴拙之气；王伟是画的当代人物小品，描绘的是五六七十年代那辈人的童年趣事、世俗旧事，见生活、见天趣、见个性。王伟汲取前人的艺术养分，从谙熟的写意人物画技巧入手，在小品的构图、设色、人物形态、氛围营造方面，自出机杼，达到了笔墨精练，造型简洁，小中见大，张力十足的画面效果。此番小品画的破局，是他苦心经营后的瓜熟蒂落。

王伟把童年的游戏和市井生活百态描绘的如此准确而生动，这当中，必有大量细

致的案头梳理和笔墨创新尝试。越是大家烂熟于心的生活细节，越来不得半点马虎。此番怀旧题材的国画小品，引起从那个年代过来人的集体共鸣。在画展开幕式致辞中，王伟细数所绘儿时的游戏，如抗拐、弹玻璃球、打陀螺等，末了受到了同辈朋友们的善意调侃，“什么弹玻璃球、打陀螺，明明是弹蛋儿、打懒老婆嘛，看把你文明的，都快听不懂了，哈哈哈哈哈。”“稿子是儿子写的，我提前也没看，念到这里，我也打了个磕”，王伟解释道。这个有意思的小插曲，也成为此次国画小品展中的一个难忘记忆点，懂的都懂。

画展开幕那天，展厅里人头攒动。人立画前，或颌首称道，或若有所思，或会心一笑；观者既能轻松找到往昔岁月的笑点，也会在不经意间戳中自己的泪点，比如那幅《耄耋之年》。画面上，自家的黑漆院门前，两位老太太坐在马扎子上，悠闲地手摇着蒲扇，拉着家常。这场景，我立马想起了曾朝夕相伴的奶奶。小时候的夏天，我常趴在院子天井里的小桌上写作业，奶奶在旁一边为我搦蒲扇，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小扇有风，拿在手中，旁人来借，不中不中……”一晃奶奶走了二十多年，我想她了。

王伟创作的这类小品画，让几代人共同追忆起曾经的那段蹉跎岁月。这种怀旧，带有抒情性，并不一味流于伤感，更非忆苦，而恰是在找寻那份难得的苦中之乐，那种再也回不去的天趣童年，那些记忆深处的闪亮日子。

王伟无疑是成功的。从今往后，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起王伟绘画的“拿手好戏”，除了耳熟能详的美人图之外，或许会再加上这一组精彩纷呈的国画小品。

让我们拭目以待。



◆翟广顺

精神的原乡

《青岛文学史》是“我的青岛”地方文化教育史“三部曲”系列的压轴之作。写它，源自精神原乡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记得五年前深秋既望的那个不眠之夜，繁星如花，一个念头突然灵光般闪现在脑海：何不积五年光阴，连续拼出《青岛教育史》《山东（青岛）大学史》和《青岛文学史》三部史稿，将花甲之年许下的十年五部著述、不下三个百万字的心愿落实？正所谓，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当这一切终于得偿所愿，对自己迈步入古稀之年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时，冥冥中又感觉一切似乎从未真正开始……

其实，我很知足。一介没正经念过书的教书匠，履历杂乱无章，似乎真的没有“资格”做学术。之所以摆弄“笔杆子”，是因为抡不动榔头或镰刀，不得不朝“爬格子”使劲。又中了坊间“青岛的山、海、城里藏着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蛊，遂鬼使神差地从做了半个世纪的教育中抽身出来，重拾弱冠时年的文学梦想，以便在耄耋年轮定义自己——我是谁？我能做甚？我弄得咋样？不吐不快，我写《青岛文学史》，是爱青岛、爱文学爱到非用基因不能命笔的地步，真有点儿乡愁与梦想的“双重救赎”。

作为承载历史符号的青岛文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的问题苦折磨着我，而当头的则是“准备好了吗？”的诘问。《青岛文学史》抱取青岛自1891年建置到1949年解放这一时段，旨在以学术的、批评的立场，对青岛文学追寻现代性的起伏与得失，即对文学思潮与流派、作家作品与接受主体、文学期（副）刊与现代都市、文学本质与主体论等问题作出学术反应，而不是文学考据抑或学科史介绍，更不是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梳理和导读。诚然，我为能开出一张足以让人动容的作家名单几乎弄痛了脑仁。

王统照、老舍、沈从文、臧克家、王度庐，以及闻一多、梁实秋、洪深、吴伯箫、赵少侯、周学普等被赋魅的作家值得大书特书，而短时旅居青岛的顾随、陈翔鹤、陈梦家、郝荫潭、汪静之、蒲风、史轮、萧红、萧军、舒群、盖闻华、杨唤、臧云远、徐中玉、孙昌熙，乃至个把月或一两个星期浮萍般的“游青”作家，像苏雪林、陈荒煤、艾芜、沙汀、巴金、俞平伯、柳亚子、卞之琳、何其芳、蹇先艾、柯灵、郁达夫、端木蕻良、袁犀，都不应在本书缺席；而土生土长的于黑丁、周浩然、鲁丁、废丁、黄耘、刘燕及、梁宝、萧风、刘绪菡、鲁海，以及被文学史遮蔽遗忘的废名、宋春舫、杜宇、丁梦全、张明兹、李策、陈南冰、朱之凌、鲍运昌、潘颖舒，尚有徜徉在古典诗词苑中的黄公渚、吕美荪、刘少文、梁启勋、周至元、王锡极等，还有那些在青岛使用其他语种写作的作家，如维尔汉姆、田原天南、中日混血儿黄瀛。虽然其中的一些人名不见经传。19世纪上半叶云集岛城的青籍、定居、羁寓、萍游作家及其在地作品，包罗新旧文白，都留驻着彼时的体温，是“人”与“文”现代化的历史纽结。而我这部文学史，正是在众生喧哗极易失却方向的当下，对裹挟在历史甲冑而又无比迷人的地域文学经验的叩问和发抒。

文学史不存在单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论述。回看青岛文学话语自我建构的时间纵深，我必须捕捉青岛文学史“存在于此”的条件，并于焉生发思考，不惟编纂教科书制式文学史本然所指，更要建构地缘文学的气性、文化能指。只是，我理论灵感阙如，一时难以给出成形而下的学理阐释。大致的擘画是，在以文事为X轴、作品为Y轴、批评为Z轴的多个切入点 and 突破点的坐标系上，回归文学现场和历史语境，于文学地理流变中理解思潮流派、文学事件、文体文学，以及作家创作的知与行、见与解，生成新的诠释维度。

之所以如此用心，端赖中国文学整体史与地域文学史的关系使然。20世纪上半叶的青岛，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形势和特殊的地缘特点，经历了德租日据、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抗战沦陷、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唯一一座与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关联的城市，在中国政治中心南北播迁、山东文化地图东西转移中，形成了有别于“京派”“海派”文学之外的第三极。

这一过程不是时空范畴中文学题材、体裁的简单聚合，而是一个意义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所有在地书写的文字不外乎发露青岛文学从乡土到都市的内在机杼。20世纪上半叶的青岛文学，与山东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显而易见的交错互动、融会互证关系。唯其相互知变、互缘同构的特殊性，以及线性进化文学史不易将其归属，这恰好成全了我的《青岛文学史》。但要发生学解释它们共存于文学史的弥散与增益空间，并非易事。文学史书写需要拓朴意识，“文”与“史”相互折返，相与为用，其种种切切乃思过半矣。

◆纪明涛

胡同里的乡愁

如若回老家，我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村南头的老胡同，在这里寻找儿时的乡愁记忆。

胡同里，高低错落的房屋，三五一组，整体的排列着，每家每户的门前都通上了水泥路，每条小巷道都连通着村里的主路，从东到西，一眼可以看到底。我记忆中的胡同都被砖瓦房和水泥路替代了。我凭着脑海深处的一丝印象，来到最东边靠河边的一条街巷，因为我小时的胡同也是紧靠着小清河。这条街巷也是临近河边，应该与儿时记忆中的胡同方位大体相同。我走到巷子的最南头，偶遇一个小孩在巷子口的水泥地上，玩着游戏——打陀螺。时光流逝，陀螺旋转，回不去的童年，儿时的印记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有奶奶家、有童年的伙伴，有儿时陀螺，还有茂盛的梧桐树与胡同里的四季……眼前的一切令人泪目。

初春的小清河还是枯水期，干涸的河床堆积着一些枯叶和杂草，没有生机。河岸边的柳树在寒风中乱舞着枝条，上下翻飞。我站在河岸边向北眺望，想唤醒儿时的梦境。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从家里出来，步行大约五十多米就到了河岸边。那时的胡同，是村庄里中最具特色的小巷，夏天我和玩伴们在胡同里捉迷藏，冬天便跑到小河里去溜冰。傍晚时分，各家农户做饭的浓郁香气，飘进胡同里，令人垂涎。

纵横交错的胡同，一条条，一道道，如同一本尘封的历史书，记载着岁月的痕迹和文化的沉淀。儿时的房屋都是土坯房，草毡顶，每一面斑驳的墙壁，每一块石头瓦片，每一扇窗棂门框，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怀旧的故事。漫步其中，记忆的大门仿佛一下打开了。巷子还是那个胡同，似乎都没变，又好像都变了。

我儿时的印象中，胡同两边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老房子，奶奶家和“五服”内的长辈们大多都是邻居，一条胡同串起了十几家老屋。每家房子的外大门都朝向胡同，老屋里有住的住着一家人，有的则三间同住。

我想起了奶奶家门前那个胡同，奶奶家住在小清河的北岸，从奶奶家出来，沿着胡同向北走，走到胡同尽头往左拐，再沿着邻居家的外墙走十几米，就到了我家。这条拐尺形的胡同小路，小时候觉得很长很长，现在想来，可能也就百余米。儿时童年的时光里，这条路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的时候，每一家的门前就有一个翘首等待孩子归来的母亲，很多时候，她们朝着河边和胡同外，叫着孩子的乳名，不停喊叫：“赶紧回家来吃饭了！”。这一声呼唤，仿佛带有一个充满魔力的紧箍咒，从胡同这头飘到那头，一个个玩伴，似乎每天都是一身汗，一身泥，听到召唤，各回各家，各自吃饭。

有淘气的孩子，直接坐在胡同门口条石凳上吃饭，边吃饭边向胡同里张望。在胡同里，孩子们可以撒开腿跑，可以扯开嗓子叫，可以模仿游击队打仗的场景……每当夏夜，凉风习习，胡同里充满了孩子的吵闹，孩子的嬉戏，窄窄的胡同里便有了生气，有了活力，有了希望。

原来胡同里的乡愁是一抹隐藏在心灵最深处的情愫，不敢触摸，又想触摸，犹如那些斑驳了的墙壁，也许轻轻一碰，就会簌簌落下一片尘土与回忆。听母亲讲，在我大约四岁那年的夏天，家里的老屋西厢房在一次暴雨中坍塌了。老屋是当年奶奶居住的地方，父亲成家

后，奶奶就搬到隔壁和二叔一块去居住了。孩童时，我印象中依稀有些记忆，老屋是土坯墙，木头做的格栅窗，纸糊的窗户，夏天漏雨，冬天透风。那天夜里，父亲在村集体种植的瓜田里值夜班。瓜田在村庄的东北坡里，离村庄约二里远。暴雨连续下了一晚上，凌晨时分，老屋西山土墙经受不了雨水的连续冲刷，夜里轰然塌了。母亲只好用塑料薄膜挡雨和锅碗瓢盆来接雨水，避免雨水淹到正屋里。第二天清晨，母亲给我用一个塑料袋子，简易制作了一个雨披，让我到远处的瓜田里去叫父亲回来修房子。我根据母亲大体指的方向，光着脚，趟着雨水，深一脚浅一脚，向东北坡的瓜田走去。一路上小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那时不敢抬头看路，因为雨水不断敲击着头顶的雨披，发出沙沙的敲打声。田里的小路被雨水早已泡透，非常泥泞和湿滑，自己一路摔倒了好几次。当见到父亲的那一刻时，自己委屈地哭了起来。由于老屋年代久远，就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房梁等各种零部件都腐蚀坏了，维修起来比较困难。也就是从那次暴雨后，坚定了父亲重新选址盖房子的信心，要给妻儿一个安全温暖的新家。

在胡同的北头，我来到一处低矮的房屋前，这处老宅是一间按辈分我应该叫五爷爷的，已经年久失修。老屋前面还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壮，像一口大罐，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它的树皮粗糙，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只记得，每到夏季，槐树叶茂盛，绿荫如盖，蝉鸣悠扬，乡亲们聚拢在老槐树下乘凉聊天，孩子们则会在槐树底下玩躲猫猫等游戏。

来到门前，只见门板上油漆斑驳，门上裂开了好几道缝隙，经年累月的风霜侵蚀，缝隙越来越宽，露出了底层的木屑。印象中五爷爷的老屋与我们家的老屋有二十几米的距离，一个在胡同的东边，一个在胡同的西边。小时候，同玩伴们捉迷藏，有好几次我偷偷地溜进他的院子，藏起来，小伙伴们半天都找不到，那时，我也为自己独到的小发现有些沾沾自喜。听父亲讲过，五爷爷打了一辈光棍，孑然一身，踽踽而行，一度与老屋相依为命。他“走”后，只剩下了三间老屋，孤独伴随着日月落，风吹雨淋。老屋木板门上—把门锁已锈蚀斑斑，迎风苍老，勾扇失色，布满灰尘。锈里门外门楣隐约还残留一些春联字符：耕读传家、幸福家园……

时代的胡同，静静地消失了，胡同里的炊烟和饭香也消失了，就像世上从来没有过一样。挥手告别，不仅仅是一处老宅，一条胡同，一方近邻，而是从内心深处割裂出的那生生不息的世代亲情和曾经伴随童年的往日旧念，以及让人眷恋难离的故土乡愁。

荒凉的胡同里，曾走出了多少勤奋的儿女。那是连接世界风景的一条通道，而今只剩下—堵堵老土墙，斑驳陆离，在向岁月诉说小村庄的哀怨。唯有那棵枝桠斑驳，虬枝嶙峋的老槐树，作为记忆和岁月的地标仍然屹立街口，见证了村庄的变迁和岁月的更替，成为故乡的一道独特风景。也让那些不忘故土的游子们，在心底始终有一个能够依托的眷恋和思念，并以此为辨识，记得出处和去处，记得住乡情和乡亲，记得住乡愁和乡愿，即便远隔千山万水之遥也能够记得故乡的方位，找到回家的路……



■竹林七贤 张勇

◆盛文强

鲸骨

在海岛的日子里，每天都攀上攀下。海岛的地势高低起伏，房屋沿着山势搭建，三五成群的散漫布局。在低处的院落中抬头向上看，半空中还有飞翔的檐角交错。方形院落上的天空，时时有更高处的空中楼阁出现。海岛的空间是立体的，坚硬的外壳之上，到处都存在落差。道路在房屋之间断时续，到了道路尽头，已经无路可走，却从斜刺里又现出一条弄堂，通向未知的所在。岛屿孤悬在海上，在空中又打开它的层层褶皱，行不多时，已经忘记了来时的路。

来到海岛的高处，有户大宅的墙头挂着一块鲸骨，那是鲸的脊骨，绳子从中间的孔洞穿过。鲸骨曾经支撑着巨大的身躯，如今肉身已经不在，骨骼还保持着张力。这块脊骨分为三个叶片，分别指向左、右、下三个不同的方向，将人的目光一分为三，注视鲸骨之时，难免沉陷其中，沿着三个叶片所指望去，家宅的外壁出现了无限的延展。在海岛深处，类似的秘密随处可见，从海上得来的东西，又何止鲸骨。

十几年前，岛上有一头巨鲸搁浅。过了不久，海滩上出现了巨大的骨架，人们走向海滩，一直走进骨架之中，进入那巨大的虚空。大宅的主人在海边捡回来一截鲸骨，他拿到的是一截脊骨，回来用线拴住了，挂在墙上。其他的部位被同行者捡去，下落不明。

他的邻居捡到了一块凹陷的鲸骨，正是关节处的圆槽，深如碗口，又找到一块长条的鱼骨，一头是圆的，正好凑在一处，做了一副蒜臼，放在锅灶的角落里。在一堆杂物中，鲸骨的蒜臼格外白嫩。鲸骨的颜色是灰白，白得并不鲜艳，灰蒙蒙的一层壳，只有放到暗处，才能变得清晰，凹陷之处滑腻，泛着莹莹的光。长条的末端是肋骨上的一部分，有着不易觉察的弧度，末端是圆滑的关节，正和臼的凹陷相称。

晚饭就要开始了，鱼骨蒜臼忙碌起来，白蒜去了皮，蒜瓣在鲸骨的凹陷中翻滚，鲸骨的杵一次次落下来，蒜瓣的外形遭到破坏，变成碎片和汁水的混合物，杵仍然不停，掀起那一

坨蒜泥，又搞了几个来回，才搬起臼槽，将蒜泥倒在小碗中。蒜臼外壁沾染了手泽，透着温润。主人拿小勺挖出残渣，在流水中冲洗蒜臼，鲸骨上的釉质光洁，一冲即净，蒜臼摆到了墙角里，隐入阴影。谁知道这曾经是个活物——它来自庞然大物的身体内部，沉陷在皮肉肌理之中，不为人知的幽深所在。当年那头大鲸在海中东奔西走，追逐着鱼群。在俯冲之际，忽然冲向附近，骨节深处传来一声爆响，令它浑身舒畅。骨节的响声还在，正是今日今时蒜臼的位置，蒜臼仍然保持着骨节的碰撞，时不时要响上几声。

对于鲸骨，岛上的居民早就习以为常，有些大块头扔在院子里，粗笨，弯曲，不知该作何用途。有人拿鲸骨垫了床腿，四块脊骨将床抬离。小块的鲸骨成为儿童玩具，在手中摆弄着。那头搁浅的鲸，留下数不尽的鲸骨。沙滩上的骨架架掇一空，潮水涨上来又落下去，抹平了沙滩上的痕迹，鲸似乎没有来过。人群散去，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奇迹终将消失，没人再想起搁浅时的惊心动魄。

吃过晚饭，便匆匆回到宿处睡下。即将离开这座岛，去往另一座岛。熄灯之后，窗口的海在流动，看不到尽头的青黑的粘稠液体，我身下的这块骨，也是海上的漂浮物。在海的那一边，是黑沉沉的山峰，山脚下有零星的灯光，那也是有人涉足的小岛，在地图上，难以见到小岛的身影。又想起散落在民间的鲸骨，来不及一一寻访，引以为憾事。鲸骨分散在岛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若能找到它们的踪迹，便可搜罗每块骨头的经历——人与鲸骨的相遇，为了改造鲸骨而动用的心思，必定是私密的体验。

鲸骨出现在家宅之中，混杂于工业时代的人造物品之间，是不速之客。鲸骨还保留着一丝野性，只要有鲸骨在，岛民的生活便和飞速运转的当下保持了距离。在岛屿密集的屋顶之内，鲸骨还会代代传递下去，这本身就是个奇迹。那头鲸还在，皮肉归还给大海，骨骼留存在岛屿，它并没有远去。